

二六 張 謇

張謇，字季直，原名育才，晚號耇庵，人尊稱之曰謇公，江蘇南通人。生於咸豐三年，光緒甲午狀元，詩文，書法，卓然大家，淵懿簡素，有曠世之度。畢生盡瘁地方教育，實業，尤蜚聲於中外。而續溪胡適之則謂爲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失敗的偉大英雄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

二

——謇公出身農村，家風樸素，幼無過人之資，而好學不厭。十歲時，塾師偶見騎者過門前，命聯曰：『人騎白馬門前過，』謇公對曰：『我跨青鰲海上來。』師甚異之。年十六應州縣試，名次輒列一百以外，師嗤之曰：『假使有一千人應考，只

取九百九十九人，只有一人不取，就是你！」喬公聞而隱慚不語，乃於塾中窗格上，帳頂上，遍貼「九百九十九」五字之紙條，觸目心驚，發憤攻讀，寒暑無間，由秀才成優貢，中北闈鄉試南元。從此文名噪甚，傾動公卿，遂以盛名入提督吳長慶之幕矣。

同時，袁世凱亦以通家子弟居吳幕，吳請喬公教導世凱。據南通張季直先生年譜記載，世凱文理並不通順，喬公輒大加刪改，耳提面命，從少寬假，世凱甚敬憚之。故後日世凱叛國稱帝，喬公與趙爾巽，李經羲、徐世昌，聯銜通電不願稱臣，儼然以「商山四皓」自況。或曰：四皓之稱，世凱貽之。

三

喬公未通籍前，嘗與同邑范當世，秦興朱銘盤過江謁古文家張裕釗於江寧，裕釗輒舉以語人曰：吾遊金陵，得見江東三士，此行爲不虛矣。惟喬公文章雖有法度，而三試春官不第，心恢意懶，迨甲午會試，父諭之曰：『兒試誠苦，但兒年未老

，可再試一次，吾心亦安。」喬公素以孝稱，乃仰體親心勉爲一行，果然如願以償，時年已四十有二矣。

常熟翁同龢，居樞臣之位，夙欲拔中喬公而未果也，此次復任閱卷八大臣之一。據日記所載：『二十四日晴，寅正八人集運門外，朝房起下，回到南書房，卯正上御乾隆宮西暖閣，臣等捧卷入，上諦視第一名，問誰所取？張公以臣對（余按指張之萬）麟公以次折封，一一奉名訖。又奉題語。臣以張謇，江南名士，且孝子也，上甚喜。……』是知同龢爲國求才，喬公青雲千霄，堪稱士林佳話也。

四

一齋公大魁後，以新硯初發，正宜及鋒而試。時值中日大戰將起，喬公以久處長慶幕，素知相國李鴻章處置朝鮮事失當，乃詳舉故實，剖析大勢，奏劾鴻章誤國之罪，同龢亦深以爲然。詎料疏上不報。而鴻章謬執己見，依然不稍悔改。喬公自負經世奇才，且所舉各節，俱爲救時之良策，志既不申，遂憤憤然輒爲不平之鳴。

不寧惟是，又嘗見西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時，適逢暴雨，平地水深尺餘，文武百官，有白髮老臣年在七八十以上者，亦俱長跪水中接駕，而西后端坐鸞輿漫不一顧。齋公目覩內憤，以爲稍有志氣者，不應爲官也。而屏棄仕進之念，遂基於此。或謂齋公親見朝政窳敗，補救無術，而黨禍將起，勢將受其株連，遂毅然歸野，藉實業，商務以自隱耳。且是年九月，適接父歿噩耗，乃倉皇辭都，歸後有句云：『不堪重憶功名事，宮錦還家變雪衣。』從此一心一意，致力地方事業矣。

南通州牧，及地方父老，以齋公大魁天下，歡極欲狂，便將城內「魁星樓」改爲「果然亭」。迨至齋公重修亭時，深覺得中狀元，不過適逢其會，亭云果然，未免貪天之功因改名爲「適然亭」，並書一聯云：『世間科第與風漢，檻外雲山是故人。』復附跋云：『余以清甲午成進士，州牧邦人擬唐聖肇詩意爲果然亭，世間萬事，得其適然耳。丁巳，余修亭，不敢承前意也，適然之事，以適然視之，適得沿翁書，遂以易勝。』然則，齋公薄功名而寄情山林之志趣，從聯句中隱約可見。

五

南通自實施新政後，先後創設懇牧公司，鹽業公司，漁業公司，大生紗廠，大達輪船公司，淮海實業銀行，各級中小學校，高等商業、農業、醫學、師範、女子師範、土木、測繪、蠶業、刺繡、臙啞、紡織各校、養老院、殘廢院、育嬰堂、博物院、圖書館，並於吳淞設商船學校，南京設河海工程學校，舉凡歐美各國應有之事業，無不具備，其規模之大，氣象之雄，已無前例，南通遂一躍而為全國之模範縣。

此外則組織赴美考察團，赴意考察團，並親赴日本考察，著有「東遊日記」，同時，兼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，漢冶萍公司總理，導淮督辦，旋膺江蘇諮議局局長，百務集於一身，日理萬幾而不稍倦，兼人之資，亙古少見焉。

六

庚子拳匪禍起，八國聯軍進迫北京，喬公乃向兩江總督劉坤一，建議，東南各省自保之策，並與湯壽潛、沈曾植、陳三立等，親赴南京，面商大計，坤一始猶豫不決，以爲兩宮西幸，東南或可保全，喬公進曰：『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，爲其名不足以存也，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，爲其實不足以存也。』坤一蹶然曰：『吾意決矣。』遂與張之洞等宣布東南各省保境辦法。故聯軍雖陷北京，而東南各省安然無恙，雖坤一之洞主之，而奔走其間，擘劃周詳者，喬公之力耳。

武昌首義，清廷徬徨莫知所措，乃特擢喬公爲農工商大臣，兼江蘇宣撫使。喬公則力主清帝遜位，懇辭電云：『今共和主義之號召，沛然莫遏，激烈急進之人民，至流血以爲要求，今爲滿計，爲漢計，爲蒙回藏計，無不以歸納共和爲福利，惟北方少數官吏，戀一身之私利，忘國家之大危，尙保持君主立憲主義，然此等謬論，舉國非之，不能解紛，而徒以延禍，竊謂宜以此時順天人之歸，謝帝王之位，俯從羣願，許認共和。昔堯禪舜，舜禪禹，個人相與揖讓，千古以爲美談，今推大位，公之國民，爲中國開億萬年進化之新基，爲祖宗留二百載不刊之遺愛，關係之鉅

，榮譽之美，比諸堯舜，抑又過之。……所有宣撫使之職，無効可希，不敢承命，至若政體未改，大信已漓，人民託庇無方，實業何從興起，農工商大臣之命，並不敢拜。」

七

馮公辭電發後，復爲清廷起草遜位之詔，其警句云：「……今全國人民心理，多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，既倡議于前，北方諸將亦主張于後，人心所嚮，天命可知，予何忍因一姓之尊榮，拂萬民之好惡，用是外觀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將皇帝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爲共和立憲政體，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。……」此爲推翻專制建造共和劃時代中之重要文獻，抑亦世人之所樂道者也。

馮公復以遜位之詔，縱能卽下，而江寧將軍鐵良，或擁兵不肯受命，乃致書鐵良云：「蹇，蘇人也，以將軍之忠耿，又嘗辱有一日之雅，不得不爲蘇計，爲將軍計

，且爲滿計。……爲將軍計，當計其大與長，一身之計小，滿人全體之計大，一朝之計暫，滿族生養休息之計長。北面再拜，仰藥以殉，一身之計也，奮鬥効死，使兩族生靈塗炭于兵鋒，一朝之忿也，將軍才器，實爲滿望，皆無取于此。爲將軍計，擲一身爲溝瀆小忠之事，毋寧納全族于共和主義之中，爲滿族多留一惡感，而遺以同盡之大危，不如爲滿族多種一愛根，而使之異世而滋大……』於是，清帝遜位，民國統一。時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，特任喬公爲實業總長，尋辭去。斯時臨時政府，財政困難，黃克強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萬，而日人謂必由喬公担保，方可照借，中山致書喬公，解釋以漢冶萍作借款抵押，事遂諧。喬公促成清帝遜位，函勸鐵良奉命，担保大借款，其翊贊共和之功，不可湮沒也。

八

喬公既未得志于天下，退而經營地方事業，晚乃益復自放，居恆慕信陵君之爲人。嘗曰：『吾不敢望聖賢，但願作英雄，英雄無事不可告人。願成一分一毫有用』

之事，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，遂自綜經濟，學術，詩文詞賦，爲一書，節「張季子九錄」。

相國翁同龢爲題荷鋤圖詩云：『平生張季子，忠孝本詩書。每飯常憂國，無言亦起予。才高還縝密，志遠轉迂疏。一水分南北，勞君獨荷鋤。』迨同龢病逝，輓以聯云：『公其如命何？可以爲朱大興，並弗能比李文正；世不足論矣！豈真有黨錮傳，或者期之野獲篇。』以後兩次赴常熟，一次哭弔，二次省墓。並于南通黃泥山上起一小樓，名曰「虞樓」，跋其匾云：『黃泥東嶺，南望虞山，勢若相對，虞山之西，白鶴峯下，則翁文恭之墓，與其被放還後之廬在焉。辛酉一月過江，謁公之墓，涉虞嶺，望通五山，烟霧中青蒼可辨。歸築此樓，時一登眺，悲人海之波潮，感師門之風義，殆不知涕之何從也！名虞樓以永之，亦以示後之子孫。』並有一絕云：『爲瞻虞墓宿虞樓，江霧江風一片愁。看不分明聽不得，月波流過嶺東頭。』師弟相知之深，恩義之重，從樓與詩，概可見焉。

奮公並世友人中，最推重新會梁任公，以其爲清季濬發中國人思想之原動力，而傾帝制，摧復辟兩役，尤有偉大之供獻，故任公窘困時，輒資助無吝色，任公致書有云：「兩奉教尺，重以遠庸翼之面傳盛意，籌策之遠，與責善之殷，啓超安敢承，抑又安敢不承耶！二十年來，以空言竊虛譽，曾未嘗一躬矢石，爲國民有所盡力，今以鼎新之會，席累卵之形，豈敢更懷規避，自遠初志，徒以此身久爲萬矢之的，不欲濫進。……先生司旗鼓，則啓超自有所恃以冒矢石，此則還援責善之義，以責先生者也。」任公此函，極盡學者謙虛之懷，誠足爲後輩矜式。

徐州徐樹錚，字又錚，一代之霸才也，于考察歐西回國後，曾與聯軍統帥孫傳芳，聯袂赴南通，奮公親赴江干迎迓。文酒之會，意氣絕倫，極一時之盛。嗣聞徐氏廊坊遇難，哭之甚慟，輒以聯云：「語識無端，聽大江東去歌殘，忽然感流不盡英雄血；邊才正亟，嘆薄海西顧事大，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。」又賦「滿江紅」一

閔云：「風慘雲愁，莽中夏今是何世？遠歸客，九闕輕犯，身危命致，符節誰司南北衛？囊丸任斫東西市，問幽都紫陌亦甘人，誰之恥？嗜寂寂，蓋棺矣，法曹法，一杯水，笑諸侯壁上，畏身餘幾，毛髮依然驚畫手，頭顱擲了空知己，賸江干野老醉東風，飄殘淚。」悲憤欲絕，齋公真徐氏之知己也。

齋公晚年，寄情聲色，殊愛梅蘭芳，歐陽予倩兩藝人，曾爲建築華麗之「梅歐閣」撰以聯云：「南派北派會通處，宛陵廬陵今古人。」又有贈梅郎長句云：「梅郎曠絕五年別，來晤齋翁十日期。縣人傳說若異事，郎日一劇翁一詩。郎以慧爲命，翁以狂勝痴。……」其繕縫之殷，傳爲一時佳話。

十

蘇州美女，沈壽，字雪君，以繡意大利皇后像，名動中外，齋公特創女工傳習所，聘壽主其事，又恐其藝之不傳，囑口授指畫，爲成「雪君繡譜」一書。復築「謙亭」以居之，呼爲謙亭主人。雪君感而披己髮繡謙亭兩字，齋公酬以詩云：「感

遇深情不可絨，自梳青髮手摻摻。繡成一對謙亭字，留證雌雄寶劍看。」又贈一律，題曰：「雪君髮繡謙亭字，爲借亭養病之報，賦長句酬之。」詩云：「枉道林塘適病身，累君仍費繡精神。別裁織錦旋圖字，不數迴心斷髮人。美意直應珠論價，餘光猶厭黛爲謙？當中記得連環樣，璧月庭前祇兩巡。」及雪君病歿，留葬南通黃泥山麓，封以水泥鋼骨，表其墓曰：「世界美術家吳縣沈雪君女士之墓。」世人或以此爲齋公病，然而，大德已立，女色之好，英雄才子所難免焉，有何傷于日月哉？

齋公以民國十五年病歿，年七十有四。一時中外震悼，而蘇之人受其惠澤者，尤眷念不能忘也。